

法方的識知找尋

著 民 初 鄧



版出局書進前港香

鄧初民著

尋找知識的方法

前進書局出版

尋找知識的方法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四日二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基本定價：三元

著作者：鄧 初 民

發行人：陳 建 功

發行所：前 進 書 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

印刷所：誠 泰 印 務 局

香港德忌利士街二十三號

尋找知識的方法目錄

- 一、尋找知識的主體
- 二、知識的無限需要
- 三、什麼是知識
- 四、向羣衆學習
- 五、怎樣向羣衆學習
- 六、文化知識
- 七、業務知識
- 八、政治知識
- 九、理論知識
- 十、以自學爲主
- 十一、集體學習

十二、調查研究

十三、一切爲着勝利

十四、總結

附錄三篇

一、爲什麼讀書

二、學習全靠自己

三、科學的觀點與科學的方法

研究提綱

一 尋找知識的主體

這里首先要確定尋找知識的主體。這好像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尋找知識的主體，一定是迫切需要知識的學生青年，工農青年，以及各社會階層的青年，乃至各社會階層的中年、老年。總之尋找知識的主體，是我們需要知識的人類——是需要知識的人。其他的什麼東西，即一般的所謂物，例如無生物，不待說，是不需要什麼知識的，就是一般的有生物，也不需要什麼知識。只有有生物裏面的動物，或者不能說牠們不需要什麼知識來應付牠們本身和傳種等等生活、生存、生殖、的問題。然而由於牠們在生物進化史上，不曾達到使用工具製造工具的階段，牠們的一切，只好嚴格的受着自然法則支配——儘管是比較高等的動物，也是一樣。因此，牠們的生活、生存、生殖諸問題，總是被動的，適應的。於是長期的作了自然的俘虜與奴隸。牠們是否會永遠的陷於自然的俘虜與奴隸的命運，這恐怕還是今天的生物學上不可能提出的答案。

那麼，尋找知識的主體，就只有我們需要知識的人類——需要知識的人了。然則人是什

麼呢？人爲什麼需要知識呢？毫無要義的，人也是物，是生物，是動物。雖然我們人類喜歡吹牛，說：「人是萬物之靈」，但他畢竟是「萬物之一物」。即他畢竟不能外於生物，動物而自成爲一種特別種屬。所謂生物，就是活的東西。活的東西就要求活。活有兩種：一是本身的活（若干年後就要死去，所謂有限的生命）；一是種屬的活（其種屬傳之無窮，所謂無限的生命，雖然在某種條件下也有滅種的可能與事實）。但怎樣才能活呢？即在什麼條件下才能活。很顯然的，如果要維持其本身的活，就必須要有一定的生活資料（如衣食住行等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有飯吃，——要吃飯。如果要維持其種屬的活，就必須要有兩性的關係（如性交結婚受孕等一連串的行爲），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有睡覺，——要睡覺。

這一淺近的道理，我們幾千年前的古人，就明白的說過了。例如古時中國有個人叫做告子，他曾說：「食色性也」，這里所謂「食」，就是我所說的「吃飯」；所謂「色」，就是我所說的「睡覺」。「性」就是自然的意思。他好比說：吃飯，睡覺，是一種自然的要求。古時中國又有個人叫做孟子，他曾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里所謂「飲食」，就是我所說的「吃飯」；所謂「男女」，就是我所說的「睡覺」。「人之大欲存焉」，就是

人之大要求所在的意思。他好比說：吃飯睡覺，是人之大要求所在。這都是明明白白說出：人與人類要生活，生存，生殖，就得吃飯睡覺。

如果生物裏面一般的動物，都需要知識來應付牠們本身和傳種等等生活，生存，生殖諸問題。動物裏面的人就更需要知識，來付他們本身和傳種等等生活、生存、生殖諸問題了。

一切生物，動物都要求活，人也要求活，在這一點上，人與其他的生物、動物，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其他的生物、動物，是自然物，要受自然法則的支配，人也是自然物的一部份，也要受自然法則的支配，在這一點上，人與其他的生物動物，也沒有什麼不同。但人在生物進化史上，是已經達到使用工具，製造工具的階段了的。換言之，即人是已從動物里解放出來了的，人在自然生活中，決不止於被動的適應自然，還要主動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決不止求單純的過自然生活，他除了過自然生活外，還要過社會生活。人一方面是自然的人，另一方面又是社會的人。這就是說：人一方面表現他們對於生產物質財富的，自然活動和自然界的關係，另一方面又表現他們對於人與人間在生產過程中的互相關係，亦即生產關係，或社會關係，因為人們與自然鬥爭並使用自然來生產物質財富的，不是互相孤立的，各不相同的單個的人，乃是共同的，集團的，結為一體的社會的人。人是社會的動物，人是主要的受

社會法則支配的。人的吃飯，睡覺諸問題，是主要的受社會法則支配的。

所以人迫切需要一切知識來解決他們吃飯，睡覺的問題，來解決他們生活，生存，生殖的諸問題，做一句話來說，就是解決他們生活的總問題。他們不能像其他的動物一樣，止於消極的被動以適應自然，長期的做自然的俘虜與奴隸；他們還要積極的，主動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做自然的主人。他們也不能止於消極的，被動的適應社會，長期的受社會法則的支配；他們還要積極的，主動的征服社會。改造社會，做社會的主人。所以知識對於人類，對於生活，是絕對不能缺少的，除非你不是人類，除非你不要生活。

二 知識的無限需要

人是生物，是動物，是活的東西；活的東西就要求活，活就是目的（活就是一種自然）。但活是各種各色的，有活得好的，有活得壞的，活得好的要求活，活得壞的也要求活，儘管他連樹皮草根都沒得吃，眼看就要餓死了，可是你要弄死他，他還是不願意。活是無限發展的，前天穴居野處，昨天聊蔽風雨，今天高樓大廈，儘管是一切活的案件，活的享受，都應有盡有了，可是他還永遠不會滿足，已經陷於不能生活的苦境的人，他們還要想盡所有方法來求生

活；已經生活得很好了的人，他們還永遠不能滿足。就是從這種要求發生出來的一種力量，尤其是人們從死裏求生發出來的一種力量，是不可抗的，是不可能被戰勝的。就是這種力量把許多暴君獨夫送上了斷頭台，把許多皇帝王霸推下了寶座，就是這種力量在天翻地覆般的打倒一切，創造一切。這種力量就是一切活的東西都要求活的力量，試看一株脆弱細嫩的草，當着一塊大石頭把它壓着的時候，它不是又能轉個抹角從石頭縫裏闖出來嗎？

所以凡屬一切活的東西，活就是它的目的，一切都以生活為中心。我們人類圍繞着這一個中心，有的在種田，有的在做工，有的在經商，有的在讀書，有的在發號施令，有的在接受號令，有的在作威作福，有的在誠惶誠恐，有的在當老闆，有的在當工人，有的在做主人，有的在做奴隸，有的在笑，有的在哭。爲着什麼？爲着生活。如果我們人類有一天活得不耐煩了，決心放棄了他們的生活，也就放棄了一切。這樣，也就將沒有人類，沒有歷史了。

然而我們人類要活，就得解決兩個問題——吃飯，睡覺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試看現在從世界到中國，從國到省，從省到縣，從縣到村，從村到我們一個人的周圍，究竟有幾個人有飯吃，幾個人解決了吃飯的問題，有幾個人有老婆，幾個人解決了睡覺的問題。沒有，到處都是窮人，到處都是餓殍，到處都是兵荒馬亂，到處都在號啕啼

饑。這固然的是由於我們中國經濟落後，由於生產不發達，或者也由於世界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亦即普遍的生產力，還沒有提高到一定的必需的程度。但是今天生產不發達的地方，固然在鬧饑荒，那些地方的人民，固然在受生產不足的痛苦；可是即令是生產發達了的地方，也在鬧饑荒，那些地方的人民，也在受生產過剩的痛苦。所以人類之窮乏，人類吃飯睡覺的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決。與其說是自然的原因，寧可說是社會的原因。因為人類對於自然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對於自然的鬥爭，征服，改造，起初雖然不能不受自然法則的支配與限制，但到得後來，却不全然是受着自然法則的支配與限制，而反受着社會本身的限制，受着社會關係的支配與限制。人類的生產力，人類的新發明，本是無窮盡的。但是在新的生產力與新發明之出現，不利於某種社會關係下的少數人時，他們就把這種新發明收買來藏起了。這就因為人類生產在一切條件之下，永遠是社會的生產。然而這種社會的生產關係，亦即人與人的關係，可以是沒有剝削與被剝削，沒有統治與被統治的平等合作關係，也可以是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不平等不合作關係。在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之下，就出現了一種現象——人們一方面要受生產不足的痛苦；另一方面還要受生產過剩的痛苦。

一些人——大多數人肚子在餓得叫，一些人——少數人却把他們賣不起價來的小麥拋入

海中了；一些人——大多數人身上在凍得發抖，一些人——少數人却讓他們布疋丟在倉庫中發霉；一些人——大多數人在那裏打單身漢，一個老婆都沒有，一些人——少數人却佔有無數的老婆，嬌妻美妾，充滿後宮。這就是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之充分的寫照。也就是吃飯、睡覺兩個問題不容易解決的基本原因。

但是人類必需解決這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如果得不到徹底的解決，就不能有着真正的人類歷史。所以人的一切活動——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等——都是爲着解決這兩個問題才有的。如果沒有這兩個問題，則一切活動都要停止。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一切活動。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爲着解決這兩個問題——爲着徹底解決這兩個問題。使人人都有飯吃，都有覺睡。「有飯大家吃」「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這應該是從每一個人的心坎中拚發出來的喊叫。但要徹底解決這兩個問題，我們人類不僅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且要征服社會，改造社會。但這都是無限複雜，無限糾纏的問題，需要無限的知識與智憑，需要無比的力量與行動。

三 甚麼是知識

人類爲要澈底解決吃飯，睡覺的問題，需要無限的知識與智慧，亦即人類爲要澈底解決生活問題，完成這一自然法則所課與他的任務，他不能不與自然發生關係，而且不能不與自然鬥爭，這是充分需要對於自然發展的規律的知識的。同時在生產的過程中的知識的。所以社會發生關係，而且不能不與社會鬥爭，這是充分需要對於社會發展的規律，他還不能不與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在講到關於「知識份子」的問題時，他曾自問自答的說：

「甚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裏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見所著「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文，載於紅棉出版社印行「整風文叢」之一）。

這裏所說的生產鬥爭知識，就是在人類與自然鬥爭時所需要的知識；這裏所說的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就是在人類與社會鬥爭時所需要的知識。前者結晶於全部自然科學；後者結晶於全部社會科學。這兩門科學又概括與總結在哲學裏面。所以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所有知識的全部，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

人類所需要的，就是這些知識了嗎？不錯，就是這些知識。但任何知識，都是前人或今人根據他們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亦即自然鬥爭與社會鬥爭的經驗所寫成的總結。這些總結都是寫在書本上，我們得到了這些書本上的知識，如果不能或不知道把它用在我們得現在正在進行的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指導上，亦即用在自然鬥爭與社會鬥爭的指導上，也就是說不能或不知道用在具體的實踐或行動上。那我們就還不能算得有了完全的知識，至多只能算得有了半知識。所以毛澤東先生跟着就說：

「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裏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呢？我以爲很難，至多只算得一個半知識份子，因爲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

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還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末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大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聲），煮菜做飯，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甚麼書，公家又給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尾的驕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還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便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容易辦的事呀！所以我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同前引）

從毛先生這段話看來，知識又分書本知識與實際知識。因之，知識份子也分完全的知識

份子與半知識份子。一個人固然要有書本知識，例如他說：『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按即指書本知識——筆者）是完全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實際知識，是把書本知識與實際結合起來，應用書本知識來分析，處理，解決實際問題——從自然科學來說，是解決實際的生產鬥爭問題；從社會科學來說，是解決實際的階級鬥爭，民族鬥爭，亦即實際的革命鬥爭問題。一個人不是僅可以算得一個半知識份子為滿足，必需要成為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但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呢？他跟着又說了：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份子變為名符其實的知識份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同前引）

毛先生還怕他這種說法，不為人所信服，他又假設一個人來駁他，他又來解釋：

「我這樣說，未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麼，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份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他拿了商品，這樣看，那樣看，不像我們讀聯共黨史這樣馬虎從事。他從商品的

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他與半知識份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從事這樣的理論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為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尊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在的書本上。」（同前引）

馬克思算得是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這就因為他不僅是讀了許多書，而且參加了實際的革命運動，概括了各種東西，把知識提高到了理論的階段。然而理論却是不能與實際脫離的。所以毛先生跟蕭用力的說：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